

欽定北齊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槨材人或勸

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

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
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
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
曰此縣界於彊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
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
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
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
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
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

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
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
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
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
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
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也蘭根聞
其計遂密告尔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
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
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
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尔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

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
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
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
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陵同心固請於高
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
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
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
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旣預義勲位居端揆至
是始敘復岐州勲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

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諡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秘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

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顥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顥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若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愷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
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
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
云

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
射陵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
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
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
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
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陵

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逆胡所立
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僞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
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
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
凌居門下特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
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凌本預義旗復其黃門
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清河部曲千人凌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
取受風政不立初凌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
可凌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爲之旣居樞要又以

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
 凌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
 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凌
 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
 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
 酒正驩譁凌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
 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鄙
 得不畏服凌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
 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
 凌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凌言

告暹暹啓世宗絕凌朝謁凌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
頡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凌赴晉陽而訊之凌不伏暹
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在禁謂子才曰卿知
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凌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
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
之於世宗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
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
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
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凌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崔陵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陵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頡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廻授第九弟約陵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陵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陵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

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
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羣書兼有
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
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
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旣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疑然言不妄
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
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
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

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
父陵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
此詩何如其父咸云陵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
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
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
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
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旣施行愔又曰

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粦爲莫逆之友粦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大寧元年除衛